

# 纪念印华作协副主席郑建国{狄欧}文友专辑 下

## 深深的怀念

望西

狄欧大哥是带我进入作协大家庭的忘年交，也是我在印尼最好的朋友之一。多少年，我每次都是跟着他参加作协的活动，也通过他认识了作协那么多善良热情的长辈和朋友。也曾无数次跟着他全家人外出游玩，经常在他家过夜。连我自己的订婚仪式，都是让狄欧夫妇当我的家人（因为疫情，我自己家人无法从中国过来印尼），他就是我在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惊闻噩耗，非常伤心！

斯人已逝，他这么好的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肯定是去天堂的。

深深的怀念，永远的怀念

## 春眠——悼狄欧兄

泰国 苦觉

梅花和玫瑰相拥而笑的牛年初四

你就这样春眠了  
昨天的昨天的微信里

我们还在隔空品茶品诗品梦

还在争论湄河水和千岛椰子的甜度

苦海无诗天堂多

## 意境吗

(2021/2/15晚11:30

时于呵叻府翁喃考山中。)

## 生命如歌

——致远行的狄

欧先生 文/迦南

辛丑牛牛，事事如意日

暖阳当午时，您追文曲诗星，远行。

留待我们，泪眼仰望，苦苦搜寻……

拜读您，《贝壳》中，生命的定义，谁也主宰不了，躯壳与内里。

钦佩《打工仔》，那里尽心尽力的您，谁知，您说走就走，犹笔下。

《旧雨：青云》里金曲歌星，留待文朋诗友、晚辈后人，毕生咏唱追忆。

(写于辛丑年正月初四)

## 倦了，小憩一会

——怀念诗人狄欧

东瑞 瑞芬

现代人活到八九十已不出奇，刘以鬯先生就到一百岁才逝世。因此，印华诗人狄欧才跨过甲子两年就离世，令人惋惜不已。狄欧样貌，比实际生理年龄年轻很多，如果不是将头

发剃短，说他四五十岁，可能很多人都深信不疑。这和他乐观、开朗、幽默的阳光心理很有关；他又有一张惹人好感的英俊的脸，说他是帅哥，不是谬夸，而是事实。这样一位给人印象乐观开朗、幽默、爱开玩笑的文友，竟然说走就走，许多人都如同晴天霹雳，不敢相信。

印华文坛，甚至印尼地域以外，文友们都很感伤，哭声一片。

九十年代还不认识狄欧，他在本哲时期似乎还没出来参与文学活动；印华作协成立后，他很快与大家打成一片，人缘极好。由于为人积极，勤奋努力，办起事情来一向认真负责，很快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拥护，被选为印华作协副主席。

在印尼举办的几次国际性的文学会议中，接待工作、与国外朋友游览，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不怕辛苦，任劳任怨。尤其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他担当接待大任，连续作战和疲累了好几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是印华作协的副主席，因为他几乎是全日坐镇在第一线，干的又是那么具体琐碎的工作。那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生龙活虎的



狄欧文友（中）接受马峰老师赠送文集

狄欧，虽然知道他心脏不好，但哪里会想到病魔窥探了他？开会期间，狄欧不顾休息、会务至上、为印华作协争光；我们看到他坐在接待处，为各国文友解答、解决各种住宿、接送等等具体问题，忙得一头烟。在陪各国代表、文友游览印尼客家博物馆的时候，他一路协助顾长福老师照顾他的夫人魏桃凤老师，为她推轮椅。我们那时分到一间大床的酒店房，只是偶然问他有无双床的房，他二话没说，就毫不犹豫把他住的那间换出来，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他还协助我们搬房，搞到我们不好意思。为大众服务、利他第一、助人为乐，正是狄欧的好品质，也是令大家对他好感、喜欢他、赞美他的最大原因。

我们尤其喜欢他的言谈举止，三言两语中，不时有幽默的玩笑、诙谐的谈吐，令人感觉到他的个性很阳光，犹如邻家大男孩那么可爱。有一次，一个女的看到他穿游泳裤的泳装照，恶作剧开玩笑道，怎么只露两点？他一本

正经地回敬，如果再露一点你不怕吗。

狄欧歌艺也不错，在台上一站，风度翩翩，风采并不比职业的实力派歌手逊色多少，难怪有不少女文友粉丝，热情真诚地捧他的场。

狄欧写诗，早期还送影印的副本给我们，客气地要我们提意见。虽然他当时还没有退休而无法多写，但不多的新诗已经可以看出他身为诗人的潜在优质。他的现代诗篇幅精短，青春气息浓厚，潇洒自由、没有清规戒律。令人遗憾的是没能看到他多写，也许他太疲倦了，时间不足，也没有一本诗集留下来。

多年前，读过他一首《倦》，只有四行：「人羡慕飞鸟的自由 / 鸟却嫉妒人 / 有手代替了翅膀 / 手或翅膀一样操劳」。我们于是想，以双手谋取生活的狄欧，是否也羡慕过自由的飞鸟呢？

但愿和飞鸟一样疲倦的他，只是疲倦，需要在长生的树上小憩一会，而不是去了远方。

2021年2月16日

